



艺术品鉴赏  
艺术家推介平台  
关注

现代快报

A28

2014.6.28 星期六

责任编辑 王凡

美编 王莺燕 组版 郝莎莎



袁运生

1937年出生于江苏南通市，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画室毕业，师从董希文先生。为中央美术学院筹建壁画系，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、油画系。曾应邀访美，作为哈佛大学访问艺术家，并从事素描教学。后成为自由艺术家，生活在纽约。1996年，应中央美术学院勒尚谊院长邀请，回国任教，为油画系第四画室主任，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。2002年至今致力于《中国传统雕塑的复制与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》的课题研究。任博士生导师，并任中国壁画协会副会长。

曾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大型个人画展，在云南省博物馆、山东青岛、江苏南通、南京举办个人画展。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举办个人画展。参加威尼斯双年展，韩国汉城奥运会美术作品展。

# 袁运生论道：中国艺术的根源是什么



《瘦子》

《胖子》

1982至1996年，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四个年头。

我想做的一个大题目，就是对中西方艺术比较研究之后，确立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信心。除去西方各大博物馆，甚至一切较小的或比较好的大学博物馆都在关注之列。当然重点在西方和中国艺术。

我以为，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发展着一种抽象的造型意识，它有极大的包容性，而无所阻碍。整体而言，精神方面归结为“道”。“道”的贯穿能力非常强，它与器的关系通过人的参与，有一种严肃性，涉及状态诚挚的保障，器的创造已经具备审美的象征等精神属性。

从经验的层面上看，这种造型意识，已不只是实用的了，一件新石器时代的灰陶器，你会体认它高度发展的造型意识，严谨而美观，质朴大度。作为一件自在物，它好比天地，是自足而完满的，它能帮助人理解生活。我认为对造型意识的训练和经验的积累，从灰陶开始，已经建立了一种抽象的造型意识的原型，包涵了对于量、体、形、力度和整体构造诸多因素的全面经验的把握。

另一个重要的抽象元素，线，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艺术的特质，在中国文化之内，线是非同小可的。

甲骨文、金文以及后来在文字演变当中创造的种种变化了的形式符号，有一个独立的系统，既是造型的、平面的构造，又以碑、帖、书法作为艺术的门类发展延伸。无论谈及后来的雕刻或者绘画，其对于画面构造或形象表现均有极大的影响。其间最重要的是高度发展了抽象的线的语言的系统。这是一个自足的充满中国造型特色的语言系统，它使中国的雕塑更为简洁，整体、富于表现力和特殊的精神性。

以上所谈及以“道”为中心的这一文脉，不但创造了玉器青铜器文化，战国时期的木雕、漆器艺术，也启发汉代画像砖、石，我国以后历代壁画艺术、雕塑艺术，包括山水画兴起以后，中国画的笔墨意趣、中国艺术的造型法则的建立都是依据这样一个脉络，它的本质上的抽象性和精神性是他的主要特质。这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创造的过程，这是我们的根和源。

另一个问题，我以为这是一个中国文化背景很深的问题：即时性和状态把握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。庄子《庖丁解牛》或者禅宗的《顿悟》说，都关系这一问题，而石涛的《一画》论，则具体入微地论述了他的观点。爱森斯坦谈他的著名电影《铁甲舰波将金号》的创作时，特别提出这个电影内的“有机性和激情”。这一命题以及他创造的蒙太奇语言受到中国唐诗的启发。记得还是大二的时候，先读的是他的这篇文章，后来才读了庄子以及石涛，八十年代才接触一点禅宗说法。对我来说，十几年来，成了我艺术实践中一个基本的原则。

将他们比较地读，都有一个极端重视即时性和状态把握的特点。石涛“一画”说，将时间和过程用不间断的即时性连缀起来，这就是一串明珠。我的经验是将自发性（以状态把握为前提）和高度敏锐，自在状态和思想的碰撞都融合起来！可能不十分“合理”，但是肯定是无法重复的，而装出来的激情首先会令自己厌恶，不经意之间可能打破了三扇门槛，会有一点恶作剧以后的兴奋感。

那是1983年2月，我被邀为波士顿达夫茨大学图书馆创作一幅二十乘三米的壁画，直到那年五月，校方看我总没动静，总在读书，东走走西晃晃，有些不耐，要看画稿，一天他们就全部出动，艺术委员会主席、图书馆长、艺术系主任都来了。我在和自己较劲，就是要画张没稿

子的画，一切留在墙上那才是全部。临时涂了几笔线，将“小稿”贴在墙上。他们你看我看你，一脸无奈。我耐不住了，便说，根据我的创作方法，在上墙前，已没有任何东西可给你们看了，若对我无信心，合同可以取消。翻译疑惑地看着我，但还是翻了这段话。系主任第一个打破僵局，说：“这显然是误会，这幅草图很有意思，对袁先生我们也十分信任。”我简短地说，那么，请明天开始做墙，我去购买材料。局面缓和了，但我注意到其它人没有一个热情附和系主任的话。

壁画很快开始，虽有此插曲冲击，但我的状态极佳，一个星期徒手勾完线稿，很少需改动。这幅画八月独自完成。在揭幕式上得到了校长颁的奖状。来宾哈希伯格教授（后来和李远哲同获化学诺贝尔奖）邀我去哈佛；斯密斯学院九月开始邀我为驻该校的访问艺术家。我面前出现一片光明。我的执拗常常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，连那些整我的人都会嫉妒，也因此这毛病老改不了。

这幅画是关于古代神话共工的破坏和女娲补天老掉牙的故事。壁画的第三部分金色的童子由风筝牵引通过安全门飞向未来，最后这一部分，我画了人和自然的和谐，以白色喻光明，光谱中光由七色组成，以白喻之。画的第一部分的共工是由红调子组成，第二部分的女娲是蓝调子，第三部分那个金童是黄色的。最后也就是第四部分人和自然的和谐便是白调子。因此起题为《红+蓝+黄=白？》。想了一想，将不能更改的墙中那扇安全门漆成了黑色，而在题目最后加了一个问号。这算是我对人类改自新能力的一个警示。

我相信，关于即时性和状态把握的问题，也很有发挥的前景。

袁运生



《三个舞者》



《彩石》